

群雁高飞头雁领

□宋晓亮（美国）

越过浩瀚的大洋，我先辈“展翅”高飞，用汉字划破了北美长空。

史料记载，中文书籍首次进入美国的准确时间：1904年圣路易国际博览会。据国会图书馆所编入的《圣路易赛会中国捐赠书目》，有经书、韵学书、诸子书、算术、历法书、兵书、医学、史部丛书、地方志、地图、诗文集等。

先辈，在新大陆的蓝天下，让正宗的汉字，满载着华夏文明和华人智慧的书籍，在北美大地上确立了中华民族的位置。纵深历史，穿透未来，秉承，发扬，孰来担纲？

开拓文学原荒，我伏案秉笔的记录留在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写出的文章想发表，唯一途径就是在自己的居住地台湾同胞所创办的繁体字中文报刊。

国门提闸，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新大陆的6类移民和留学生，纷纷涌来。继而，简体字的纸媒体从少到多，其间跨度并不漫长。有了简体字的发表园地，来自祖国大陆的各路文学爱好者颇感欣慰。我们，终于能以惯用的简体字来书写昨天、今天和明天了。

上世纪的1994年，山东友谊出版社为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涌进新大陆》。是年的11月18日，该书总编跟我说：“到目前为止，这类书籍国内只出版了6本，你这是第7本。”

5年后的1998年9月29日——10月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福建省泉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承办的首届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华侨大学隆重召开了。国内的出席嘉宾：王蒙、铁凝、金坚范、陈忠实（已故）、舒婷、叶辛、方方、赵致、彭见明、刘醒龙、郭雪波、白舒荣、曾庆瑞、赵遐秋、刘登翰、葛骞等26位。与诸位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学者相较，美国出席的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作家只有王性初、少君、许亦婴、宗鹰、展我和我。我们几位，谁和谁都不是一个组织，基本上都是首次见面，形单影只，研讨、座谈也

是各说各话。遗憾，受邀的陈瑞琳因孩子太小，而未能赴会。她若去了，我们的团队还能壮大一块。

叹，散兵游勇，各自伏案，各行其是，各走各路，定格了那年间的新移民作家实况。

时光荏苒，如今，用中文写作的华夏儿女已遍布新大陆。一批批新移民作家，在美利坚的国土上奋笔疾书，抒发情感，回望故园，关注社会。是兴趣加爱好给了作家们坚持写下去的毅力和决心，是自揽的社会责任赋予了作家们秉笔直书、不惑不惧的勇气和担当。在美利坚的蓝天下传播华夏文明，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为加深了解、相互激励，文学团体、作家协会便林立于美洲大地的东西南北中。

然因，新大陆幅员辽阔，距离疏远了情感，阻隔了交流的欲望，各处协会基本上都是自己活跃自己的群体。

海外的“大雁团队”，何日成行？凝聚，从分散中靠拢。

群雁高飞头雁领！

自然现象：每一群大雁中，必有一只领头的雁。它，当是群雁中的最强、最富有担当的那只。它必须冲在最前线，顶着气流，乘风穿行。

大雁在飞行时即会本能地呈“人”字型，前进中，头雁是最累的。因为它要为后面的大雁创造有利的上升气流，使整个雁群的飞行效率提升70%。

在不管思想也不管饭，一切都须用英文的国度里求生存，把一天、一年、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海外华文文学及作家们的研究、评论，并撰稿著书，却几乎没有报酬的工作，几人愿做？把散落在全美各地的作家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大雁团队的支柱力量，这只要，你竟在何方？

寻觅，从这里着眼。

北美著名评论家陈瑞琳，在《“衔木”的燕子——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之路》中留下这样的墨迹：“那个年月，冬雪解

冻，春江乍暖，一群群骚动的燕子，怀着衔木填海的心愿，凌越了国门，朝着未知的海岸线飞去。岁月荏苒，历尽漂泊的风雨，青春的激情化作反思的慨然，家国的失去却伴随着生命移植的丰沛，于是，他们提起笔，开始写属于这一代人独有的故事。先是孤啼在空山峡谷中回响，渐涌出散兵四野，进而彼此呼应，方阵才随之显现。携手精神的同路，呼唤者心有相约，待原野风吹草低，各路的笔耕人能策马聚首？”

2014年11月14日至16日，为纪念新移民作家笔会成立10周年，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在南昌召开。近60位海外知名华人作家代表，应邀出席。如此规模，从无到有，“群雁”成行成人字，凌空展翅，高歌前行，“头雁”们所倾注的心血，将有春秋作证、文字记载。

撰写新移民文学史记，当从这里着手。

1999年美国《侨报》副刊开辟“新移民作家扫描”专栏，陈瑞琳就负责撰写，前后采写介绍了数十位新移民作家，大大推动了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热潮。

2005年，她和融融一起主编了《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书中入选了46位作家的点评，有24位是她伏案撰写的。

随后，她相继出版了评论专著《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星星数不清》《衔木的燕子》，主编了《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主持了《海外作家巡礼》为17位作家作了详尽的介绍。之后，她又在汉纳网站设立了《陈瑞琳的日志——美洲作家榜》，不辞辛苦地推出23位作家的作品与其耗尽心力所撰写的评论。

日前，她又整理出近10万字的《回首“新移民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从1987年至2017年，30年的发展历程，查找、搜集、归纳、核对，加上新移民笔会首任会长少君和几位同路人

种——一种是有人摆渡的，摆渡人用船篙，或者用木桨。这样的渡口，一般通外乡外村，过往频繁且渡口又大，没人摆渡不行，于是，乡里就有人干起了摆渡的营生，过渡客随手丢下几枚“铅壳子”（硬币的俗称），便上了船，过了河，继续赶路。挺便当的，花几分钱，乐意。摆渡人，便从这来来往往的渡客的手缝里，挣到居家过日子的开销。与种田相比，这种营生另有一番辛苦，风里雨里，炎夏寒冬，懒得不得，闲不得，否则人家会骂的，自己良心上也过意不去。然而，吃的不就是这碗饭么，怎么能间断呢？不是说，百年修得同船渡么，在摆渡人看来，和这些陌生人相遇、相识，实乃缘分也。干这一行，好处也不是没有，摆渡时日久了，自然会有一些熟客，从他们嘴里能听到外边一些新奇的故事、新鲜的事物，闲谈闲聊之中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要是更熟识了，晓得哪位渡客时常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便可以托其办点小小不应的事情，熟人熟路，顺便当。摆渡有收钱的，也有不收钱的。不收钱，渡客自然更满意，同时也亏不了摆渡人。这种渡口，摆渡人是公家选派的，每天都给工分，和大集体在生产队上干活的村民一样的工分标准，并非白干。

另一种渡船叫无人渡船。这“无人渡船”，是靠渡绳拴着渡船。渡船两端钉有铁环，拴绳用。渡绳一头拴在铁环上，另一头则系在岸上的木桩上，或者临近河岸的树干上。如此反复，渡船的两端都有了通往岸边的渡绳连接。需渡河的人来到岸边，蹲下身来，顺着岸边树干（或木桩上）上的渡绳，用手一把一把地往身边拉，随着身边渡绳愈堆愈多，渡船便离你愈来愈近，等渡船靠岸，便可上船，再蹲到另一端船头，重复先前在岸上的动作，用手拉绳，渡船便向对岸前行，送你过河。由这样的渡口过河，值得注意的是拉渡绳时用力要均匀，用力过猛容易拉断渡绳。此外，所拉渡绳，堆放要有秩序，不能乱，一乱，你拉另一端渡绳时，堆

着的渡绳便不能及时回放，亦容易断。因而，细心的渡客，无论是船上还是下船，均把堆着的渡绳重新放回河水之中，以免绳乱。虽说烦点，但保证了渡船的顺畅，岂不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这种渡船，一到冬季便添了不少麻烦。西北风刮得呼呼的，鹅毛大雪在天上飞的，蹲在家里手都怕往外伸，这种天气渡河，暖和的手拉着冰冷的渡绳，那滋味自然不好受，哪还有心思顾上得理顺渡绳，不经意间，渡绳便断了。这稻草拧成的绳子本来就不怎么结实，冰水一冻，更脆。上了船的上不了岸，来到岸边的过不了河，这样的事情常有。村干部要是负责的还好说，立马让人将渡绳或结上，或换新的，要是不负责的，那渡口何时能用，说不准。

往村里小学去的路上，隔着的那个渡口恰恰就是个“无人渡船”。我和小伙伴们每天上学下学要拉两趟渡绳。夏季时节，渡船给我们不少乐趣。我便和小伙伴们，剥下身上的汗衫子、裤头子，一个个小泥鳅似的，纵身下河，得意地来几个“狗爬式”，之后再攀上了渡船，浮身出水，随船而行。船上的小伙伴们拉绳前行，河水拍打着渡船，发出好听的声浪，碧清的河水抚摸着我的身子，好不惬意噢！上学下学的路上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游戏，平添些许童趣。

然而好景不长，秋风一紧，落叶满地，严冬便来了。一到冬天，那渡船便不怎么可爱了。上学下学的道变不了，还得渡了河才能去村小念书。只好苦了自己的一双手了。冰冷的河水，刺骨地寒，没拉上几把渡绳，小手便冻得通红了。冻得实在受不了时，便哭起鼻子来。天再冷，哭得再苦，河还得过，学还得上。怎么办？一群孩子当中，算我家哥岁数顶大，大伙儿眼巴巴地望着他。也真亏他挤眼睛抽鼻子，想了几个主意：几个小伙伴一人下冰水拉一把渡绳。这样轮流着，免去一个人连续拉绳，冷还是冷，毕竟好多了。我和其他伙伴一样，轮到拉绳时，便用力抓了渡



寻找朱一阁

□李忠元

氤氲的雾霭中，远天慵懒地撕扯出一丝丝斑斓曙色。狡猾的露珠固执得很顽皮，一个个逞疯似的，躲也躲不开，争先恐后地扑到脚面上。我的鞋已经湿透了，呱呱地，一迈步，像踩到若干只青蛙，发出一声高似一声的惨叫。

一清早我钻出被窝，就被迫出发了，去那个叫薯花飘乡的地方秘密寻找那个叫朱一阁的低保户。

薯花飘乡在县城东南，挺偏僻，虽然只是100多公里的路程，但下了柏油路，还有一段很长的土道，夏天雨水多，路很不好走。

可我，却一连在这段土道上走了10天。

我们民政局接到群众举报，说该乡民政助理黄翔虚拟低保户，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我作为局里的纪检书记，奉局长之命，特意秘密查访此事。

这些天，我深入农户，认真逐户地核实，摸排工作已近尾声。

这时，局长来电话催促我，我说，摸排工作马上结束，基本可以排除匿名举报信里说的种种可能。

然而，我错了，等查到补贴名单上最后一户——薯花飘乡119号时，我却一时找不上这家人了，118号吴老二下一户根本没有人家，只是一处低矮的猪舍。我傻眼了，探问周围群众，他们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119号，这个户主怪怪的，叫朱一阁。

我无法相信黄翔贪污的事实，反反复复地审视着名单，想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没办法，我只得走进了村委会，悄悄找到了村会计，从他那里拿到村民花名册，逐一查找，可还是没见朱一阁的踪影。

一晃儿，夜幕就悄然降临到这个小村，暴晒了一整天的薯花这时散发出阵阵幽香，我顶着一弯小巧的月牙儿，疲惫地踏上归途。

我低着头，在心里反复掂量着这个事儿，筹划着怎样向领导做个交代。突然，从身旁的马铃薯田里冷不丁地窜出一物，着实吓了我一跳。我抬头一看，竟是一头大黑猪。

我深深地喘了口气，拍了拍前胸，安抚我那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以為是什么怪物？原来是猪一个！妈呀，猪一个——朱一阁！

回到局里，我匆忙走进了局长室，紧张地对局长说，老大，我调查清楚了，朱一阁并不是一个人！

局长不高兴地说，你说什么呢，难道他还是两个人不成？

我说，也不是两个人，您反复念叨一下！

朱一阁——朱一阁——猪一个！难道举报人对黄翔的举报是事实？领导若有所思，渐渐地面露惊异之色，然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我回答说，正是！

这还得了，你火速带检察院的同志过去，看这个胆大包天的黄翔这几年到底贪污多少低保户的补偿款！

事不宜迟，我坐着检察院的车，飞驰而去。不一会儿，车到了。为了快速带走黄翔而不打草惊蛇，检察院的同志坚持开车穿越土道，没想到车一上坑

坑洼洼的土道就打误了，车轮越陷越深，老是原地打转，就是开不出来了。

无奈，我们不得不惊动村民了。

招呼来附近的村民来帮忙，车还是推不出来。我是知道的，村里那些年纪轻轻的男女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全是些老、弱、病、残，哪有什么力气？我们一筹莫展，个个唉声叹气，咒骂起这该死的土道。

村民说，还是去118号特困户吴老二家找黄翔吧，虽然他也正扛着病，但他请来给猪打针的兽医却年轻有力！

我看看实在没辙，只得快步跑去吴老二家。

果然，在吴老二家边上那处猪舍，我发现蜡黄脸的黄翔正陪着兽医给吴老二那头瘦弱的病猪打针。

黄翔一见是我，忙过来握手，我理他，说你快忙吧，我还有事儿。

黄翔和兽医打完针，跟我走了。一路上，年过半百的黄翔如泣如诉，唉声叹气，全是关于这个病病歪歪的吴老二和他那头一样病病歪歪的猪。

原来，80多岁的孤寡老人吴老二体质多病，只和一只小猪相依为命。不想，几年前竟然又得了脑血栓，吃了不少药，生活越来越贫困。虽然国家有政策，对老人有了照顾，黄翔也给他办了低保，可那点钱对一个常年体弱多病的老人却是杯水车薪。黄翔看在眼里，苦在心头，看看吴老二那病弱的猪，没什么文化的黄翔计上心来。

节外生枝，颇费了黄翔一番踌躇。为多给吴老二弄点钱，黄翔违反规定，编造了一个找不到的人名，119号——猪舍；朱一阁——猪一个，因此还单列了一个户头。

回到局里，我含泪汇报了此事。最后，提到对薯花飘乡民政助理黄翔的处理，大家一时鸦雀无声，局长竟也没了言语。

第二天，局长带着全局干部去了薯花飘乡，召开了第一次公开的现场会，批评了黄翔的极端做法，但同时也为吴老二捐了款。局长还自掏腰包，亲自补上了国家财政对“朱一阁”的各项补偿款。

食 话

粉羹和鱼圆杂素汤

□苏 北

我的家乡天长，虽属安徽，但在高邮湖西岸，与扬州地缘相近，因此在生活习惯和饮食上更接近苏北地区。从菜肴来看，应该是淮扬菜系。小时候在家乡，并没有觉得家乡菜有什么好吃。不过那时也没有其他可比。走出家乡几十年，一年才回去那么几回，年纪也渐渐老去，因此对家乡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是对家乡的菜肴有了更多的体味。

我的家乡是有几道名菜的。说名菜，也只是当地有名。小邑名气不大，所以菜肴走得不远。我们引以自豪的是这几道：樱桃肉、烩鱼羹、秦楠老鹅和大煮熟鸡。

今年春节回乡，在小孩舅舅家吃饭。舅奶奶（小孩舅妈）做了一桌子菜，其中有两道可圈可点，特地记下。

鱼圆杂素汤。主料：鱼圆、皮肚、粉皮、木耳，加少量莴苣和胡萝卜。这个菜主要是鱼圆，但配料配得很细。

蛋皮要摊，还要切成三角状。木耳最好是东北黑木耳。粉皮以我县杨村镇的为佳，皮肚更不易得。外地人不一定知道皮肚为何物，简单说就是猪皮过油（油炸）之后晾干。我母亲一辈子菜烧得好，年轻时还给人家“上锅”（做大厨）。她在桌上边吃边说：“皮肚要在平时，到哪里

去买呀！”说明平时是不多见的。

杂素汤上桌之后，还要撒上胡椒粉和青蒜叶。不厌其多。

这个菜的色彩很好看，红、绿、黑、黄、白。小孩舅妈说：“放胡萝卜就是为了提色，这样好看。”

看来不仅要好吃，也要好看。

粉羹。这个菜的特点是几个“丁子”：粉丁子、茨菇丁子、蛋皮丁子和咸肉丁子。所谓“丁子”，就是切成很小的方块。以粉丁为主，不然怎么叫粉羹呢。

它的做法是：将油烧热，咸肉丁先炒，也可以说是咸肉丁先炸。咸肉在油里炸，把咸肉的香味炸出来（这很重要，主要是要炸出肉香）。之后放水，再将粉丁子、茨菇丁子、蛋皮丁子倒入。放一点点盐（已有咸肉了），其他什么不要放（可以放一点点的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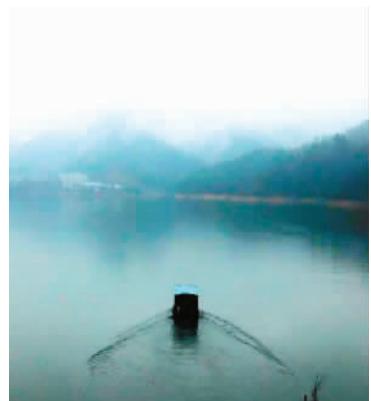
粉羹，可以说是淮扬名菜，也是民间的一道名菜。在我们家乡，过去人家家里办事（红白事），办酒席，第一碗上的就是粉羹。

粉羹的特点是清爽。很丰富，看起来就比较有食欲。

吃粉羹要用勺子舀，这样才过瘾。

（本版图片来自百度）

渡 船



一提及渡船，脑海里最先浮现出来的，竟是沈从文先生《边城》里的画面：青山绿水间，那凭一根横跨溪流的缆绳串着的小木船，还有小木船上清秀可人的摆渡女子小翠。“哎——过河啰！”山对面，溪水边，有人叫渡了。小翠似山